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一

治道

闢四門賦 以來遠人致多士為韻

唐 王起

王者居上國來遠人闢四門而不壅俾八方而是遵朝聘會同自達於遐邇華夷蠻貊不間於君臣所以表王道之蕩蕩彰皇化之淳淳我皇闢四門也廣天視廓天意總寰海而有截端冕旒而無事猶懼遺淹滯拔秀異

或玄纁而旁採或弓旌而遠致觀乎天步有四達之清夷仰彼帝閽無九重之奥秘所以遠方知歸羣才不匱彼前代之有四門也或化未洽志未愜水陸之珍是湊丘園之士莫來雖大道甚夷不異乎遐阻雖高門有閌而同夫不開今我后則不然下土順而風趨王化行而草偃閶闔所湊表聖心之禮賢巖藪皆空知帝德之柔遠士嚮方而集才應時而多鴻鸞接翼而畢萃驥騄齊足而咸過莫不趨斯門之呀豁知我化之休和休和之

始聖皇之祉致穆穆於四門獲濟濟之多士闢鍵不用
無老氏善閉之功車書大同叶王者無外之美至矣哉
舜德巍巍復存乎聖理

垂衣治天下賦以聖理無為為道光前古為韻　唐　闕名

天睠唐帝恭承永命守無事為至德彰不言為大令當
宁而百蠻自賓垂衣而八極居正當書軌以混合系祖
宗而作聖治契無外人蓋有為戴北極以定位比南山
而不移皇皇焉儼六服以御寓燭燭焉虛四聰而聽卑

備其文火龍迴帶以如動藏乎用天地成功而不知與
區夏再造俾古今同道靜以虛襟固其大實儲精而雲
欝冠蓋恭己而耀生黼藻故能追軒皇躡陶唐文物周
衛邦家有光颯祥雲乎五彩蟠瑞氣於六章宣徒具飾
乎領袖亦以權量乎圓方是知垂拱者古之難垂衣者
聖之古蓋與神合寧將智使不然何以酌天心安地紀
一家之大無煩車馬以巡遊九重雖深盡見山川之疆
理所尚者形神不拘清淨為徒體安以一襲道洽於三

無俟時不在於顛倒致美何傷乎曳婁於時天淨泰階城開外戶應星精以列將動岳神而生輔楚製者分閫而守封縫掖者坐帷而論古續未周而如狡衮有闕而咸補德既昌焉不亦宜然奠出豈勞於問歷山呼無待於卜年凝旒而惠澤潛布斂衽而皇風靡前與三五爭步驟微臣亦迷其後先

盛德日新賦以修乃無已堯舜何遠為韻　唐　王㝉

皇德彌盛宸心未休雖昭昭而光啟猶日日以勤修常

懷姑務之情漸弘帝道轉見增光之美益闡王猷豈非潛契無為思齊不宰誠蕩蕩之可及故汲汲而罔怠所以宅八極家四海實憲文之道長信鑒武之功倍惕如御朽化行克協於明哉憂若納隍令出必資乎慎乃是故將致丕洽克勤誕敷亭育勞覃於九有英明上合於三無每儼形容建前王之標表未嘗咎刻縻哲后之規模懷德兮如斯好生兮何已承昌運兮咸稱闓盛在聖躬兮寧惟王比旋立後圖亟更前軌蓋垂法於列辟非

取規於君子由是祚既趋漢仁惟纂堯式孚已及於千品克懋匪由乎一朝振三代之風咸知允叶紹百王之業是謂光昭自可國肥詎徒身潤焦思無斁於夏禹躬行遠符於虞舜遂使卿雲瑞露皆感之以呈祥鑿齒雕題具懷之而納賮況乎混文軌倒干戈惟馨之義斯在既飽之人若何播以樂章八音而盡善盡美導乎邦政萬物而無偏無頗大矣哉垂拱端居風行草偃全臻教化之要漸積邦家之本臣知合天地而日新又新豈致

君之云遠

君臣同德賦　　　　　　唐　闕名

曰若稽古臣唐累聖重光盛烈貫於千古英聲超於百王爾乃孚瑞呈祥衆靈叶慶神降休祉天垂寶命鳳籙於是薦臻龜書以之疊映萬姓忻東户之日一人奏南風之詠至矣哉巍巍無德而稱焉臣聞非常之主必有非常之臣是以元凱升而唐德茂稷卨用而虞化淳武丁夢徵兮求版築之士文王卜兆兮得垂釣之賓宣直星

精之誕方朔維嶽之降甫申故能殷周數其多士皇漢歌其得人亦有九合稱齊三分號蜀猶傳善政尚留芳躅方鴻翼以濟時比魚水而敦俗誠小國之邊鄙亦順時而自足豈若我聖明之有天下也總六合以為家籠八荒而建國既垂拱而敷化諒偃兵而興德為百代之規模立萬邦之軌則於是大君端冕而多暇羣臣奉職而有方巍巍蕩蕩濟濟鏘鏘咸有一德視人如傷夔龍在位鵷鷺咸行君臣同德而均美聖母臨人而永昌豈

徒超五臣而逾十亂固將六五帝而四三皇小臣微淺才智疎越濫吹紫庭獻賦絳闕敢同輿頌竊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盛德至矣大業廣矣我一人兮化無窮臨萬國兮道既融同心同德君聖臣忠子子孫孫永代克隆

人文化天下賦 以觀彼人文以化天下爲韻

唐　黃滔

明彼今古聞諸聖賢易垂言而著在八卦人有文而形於普天用以成章既驗斯風之肅穆矚之於物乃知厥

德之昭宣吾君秉此格言恢乎至理以為文在天而苟
可鑒文在人而誠足視在天則時變從之在人則化成
有以故體此以御宇取茲而教人且文也肇自河龜見
洛書陳道德故仁義斯出無為而入有象齊父子而一
君臣既而上古遐中古邇苟流播之如此乃弛張而若
彼始則六十四位演自周王旋則三百五篇刪於孔氏
故得有國之君準繩斯文詩書禮樂以表裏干戚俎豆
以區分莫不經天緯地髣髴氤氳布彼寰瀛風行而草

偃被於億兆玉潔而蘭薰然後鏗作咸韶散為風雅調暢動植周通夷夏車書得以合矣貴賤與而同也遂使九州四海皆瞻黼黻於朝端墨客詞人交露鋒鋩於筆下大哉人文之義也煥矣赫矣可名可觀唯聖朝之所擅豈悖德之能干推其時而時或異論其道而道斯完故將垂百王而作範豈唯充萬國以咸歡者也夫如是則肩比三王威銷五霸弘彰馭馬之成政克俾雕龍之擅價彬彬乎哉郁郁乎哉有以見我唐之至化

人文化成天下賦

以煥乎人文化成天下為韻

宋　田錫

大哉至明之君膺景運集洪勳躋域中於皇極化天下以人文時屬昇平煥聲明於禮樂道尊儒雅發謨猷於典墳豈不以丕光大之遠圖開雍熙之至化金革斯偃朝堂多暇遒人述職方下采於詩聲直宰經邦亦恥言於強霸美哉文之為用也至化攸先明乎煥然比萬彙流形於厚地三辰垂象於穹天藻火袞裳禮之文也始

飾容而有爛羽旄綴兆樂之文也將達節以相宣故堯舜化民以仁禹湯濟俗以義致玄德以昭著見皇風之光被是以魯史述湯之徳也則曰齊聖廣淵虞書美堯之仁也則曰欽明文思宜乎籩豆品數車服采章成均掌庠序之齒列瞽宗司金石之鏗鏘繪宗廟之彝器炳日月於太常皆文之於外者也黎民閱之以恭肅靡不昭彰迨乎易之教也厥旨精微書之訓也俾人貞幹詩之教也致流俗之惇厚春秋之教也懲賊臣之叛亂斯

乃文之於内者也萬國化之中正炳然明煥是知撫育中區恭臨寶圖納生靈於富壽致品彙於昭蘇亦猶挹水於器而方圓自適以木從繩而規模罔踰是以洋洋鄒魯之風宜乎盛矣穆穆唐虞之化猗歟煥乎今我后功格昊穹澤流區夏復風俗於淳古播詠歌於大雅悅靈臺之偃伯慶華陽之歸馬小臣幸與試於王庭抃蹈於雙闕之下

聖德合天地賦以聖德昭彰合於天地為韻　宋　田錫

聖德昭宣巍乎煥然廣大而下蟠於地高明而上極於天地道以卑我則小心而翼翼天心以健我則終日以乾乾洪範曰思作睿睿作聖常心逸於萬務每躬親於庶政文明取象圜穹垂昭晢之文恭默無為方輿順發生之令閱史官之圖籙披夫子之文章堯舜禪讓謂之帝羲軒拱揖謂之皇漢文或尚雜霸道夏禹則首隆王綱雖殊塗而光被實同德而昭彰宜乎恩普黎元澤均品彙鹿鳴食野以斯樂魚性悅泉而自遂亦猶高無不

覆三辰垂象於昊天廣無不包萬物流形於厚地天之道福謙也所以用人於朝地之道害盈也所以用德勝妖禮或稱乎穆穆詩或詠乎昭昭睿聖崇高固難闕於户牖謨猷靜謐亦下采於芻蕘美哉仁比春融量能海納信一德以允若與二儀之脗合濡之恵澤若吐自於山川扇以皇風比來從於閶闔故得保興隆於帝圖常覆育於中區故天不愛其道而祥風入律地不愛其寶而器車在塗所以封泰山以告成既盡善也禪梁父而

報本不亦宜乎今我后功掩百王恩敷萬國齊夷夏於大信納生靈於壽域故風雨咸若陰陽不忒大哉湯湯巍巍乾坤而合德

聖人大寶曰位賦

宋　范仲淹

聖人以正茲盛位御彼兆民故稱之於大寶實守之於至仁保於域中既永綏於南面貴乎天下自可象於北辰當其穆穆承乾巍巍立極必先安之於位然後崇之以德闡茲神化既天啟於一人固此鴻基方君臨於萬

國念茲在茲高而不危於以見大人之造於以見王化之基是謂國之寶也故得人皆仰之九五之尊求忠信而為助億兆之上與慈儉以同施故能上配三無下安九有且無反以無側誠可大而可久慎終如始若難得以為思持盈守成契不貪而是守則知稟其聖者於焉位昌寶其位者於焉化光斯位也既首出於庶物其化也乃日闡於四方亦如位於高明者天故生成而莫極位於博厚者地則養育於無疆夫如是則遐邇具瞻上

下交泰言其實則非常之寶謂其大則强名之大寧懋
希代間千載以居尊豈止連城鎮萬邦而攸賴大哉君
以守位位以居君能辨方而是處則行教而有聞聖域
旁連想善鄰而是比皇圖斯啟覩王度以爰分我后執
契嗣文垂衣有位竝光華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赫赫
鴻猷萬斯年兮光被

主善為師賦 以能主其善為師為韻　宋 文彦博

德由善立學以師興苟見善而可采則為師而足稱抱

義戴仁既崇乎顯顯令德摳衣函丈尤務乎拳拳服膺故克己而復禮在推賢而讓能者也稽古典之立言見先賢之遺矩謂道也有益於攸往謂學也無常於所主遵乎主善則非禮而勿言務彼求師乃惟德而是輔由是尊賢勿怠服義忘疲苟積慶之美者在修業以宜其順彼如流必展趨隅之禮崇諸若水須陳擁篲之儀令譽爰彰嘉猷遂闡蓋千里之所應故五常之是顯片言可法我則捨短以從長一行堪宗我則遏惡而揚善則

知人非善而不主善非師而靡成故君子就義以如渴聖人聞善而若驚翼翼彌恭允盡持謙之志孜孜罔倦爰傾景行之誠所以見賢思齊聞義能徙豈宜乎以貴而格物必在乎去此而取彼雖周公之聖下白屋以成能縱夏禹之尊拜昌言而擅美是故德無常主學無常師所謂乎見而遷也誠宜乎擇以從之近取斯文同以賢而為寶旁探厥喻類立德以成基畢其哉嘉善之言足稱容衆之文可考實遠邇之咸抑亦邦家之所寶夫然

則上自君而下達民何莫由於斯道

能自得師者王賦以能得師者王道成矣為韻

宋 文彥博

王者求賢側席聞善服膺克隆於大寶曰位用臻乎庶績其凝得士者昌懋顯日新之德好問則裕彌成天縱之能豈不以訪道者非師而弗克治國者非王而不得苟能擇賢師而訪道是以為聖王而治國勿謂乎介在人上我則接下而思恭勿謂乎富有域中我則尊道而

貴德所以保傅是重模範攸資克永持盈之業彌隆卜世之基周道方融吕尚處三公之首漢業將盛子房為萬乘之師樂育賢材旁求儒雅咨詢而學在中矣體貌而禮無違者誠由勤以行之用致勃焉興也心惟主善既光闡於鴻猷道在經邦遂尊臨於函夏若夫雲師紀運天統興王無為之德斯盛可大之功已彰悶道猶深於虔輦拜言尚極於齋莊行之非艱既美乎后從則聖繼者為善是宜乎邦乃其昌永孚於休必由斯道師事

之禮無忒衆正之言可考固異夫五帝之佐德弗及以非功三皇之臣志同憂而可保曷若我博采後彥周爰老成始摳衣而翼翼終負扆以明明前有疑而後有丞嘉謨未盡帝與師而王與友至教方行偉乎稽仲虺作誥之由見成湯革命之美非徒下順於人欲不獨仰符於天理蓋由在上而不驕得師臣之道矣

聖人無名賦　宋　王禹偁

聖人執大象體乾元雖有教以及下故無名於自尊仰

之彌高強配乃神之號為而不有奚矜惟睿之言原夫
先天之謂道體道之謂聖所以居域中之大所以為天
下之正惟澹惟默固抱璞以含章不識不知豈命氏而
考姓所謂上德不德無為不為其作也萬物斯覩其用
也百姓弗知難審之於耳目徒象之於希夷亦猶微妙
者神焉蓋強而名矣蒼黃者天也但據遠視之徒覩其
妙有羣生躬臨大寶寧鑽燧以啟祚豈巢居而建號聰
明盡默罔求濬哲之褒迹用勿彰但守虛無之道得非

喪天下於華胥得寰中於道樞虵身牛首兮非吾之耦

雲官鳥紀兮莫我為徒孰躋王而黜霸孰追堯而禪虞

其或稽之以帝籙皇圖則視之若無求之以溫恭允塞

則名之莫得其何必位栗陸氏以居尊據軒轅氏而啟

國者哉所謂莫之與京無得而稱探至賾以為用曷常

名而足徵尼父復生欲憲章而何取于長雖在思紀列

以無能今我后尚黄老以君臨闡清淨而化下仰徽號

於睿聖扇玄風於華夏有以見聖無名兮神無功信大

人之造也

王者無外賦

宋　范仲淹

穆穆皇皇為天下王宅六合而化何有外育兆民而道本無疆廣若乾坤曷有能踰之者明借日月曾無不照之方當其保安宗社混同夷夏運德車而無不至馬闢義路而何其遠也普天率土盡關宵旰之憂九夷八蠻無非臣妾之者其仁蕩蕩其道平平視之不見尋之無邊誠厚載之象地亦洪覆之配天令出惟行寧分乎遠

者近者德廣所及但見乎無黨無偏若然則包括八紘

牢籠九野惟善守於域内乃化成於天下萬邦同式孰

謂乎限蠻隔夷四海爲家莫聞其彼衆我寡故得五兵

不試四國是訛於以見上下交泰於以見遠近咸和九

霄之皇澤下施無遠弗屆萬國之黔黎受賜其樂如何

故知覃及鬼方守在海外書同文而車同軌地爲輿而

天爲蓋如春之德廣育而萬物咸亨若海之容虚下而

百川交會大矣哉自南自北覆之育之見兆民咸賴信

一人不遺五霸不知據山河而一戰三王有道流聲教於四夷令我后寅奉三無光宅九有播皇風於無際守鴻圖而可久夫如是四海九州咸獻無疆之壽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賦

宋　范仲淹

巍巍聖人其教如神抱一而萬機無事為式而庶彙有倫秉乎天得之樞扆詎作則立乃道生之化八表還淳老氏有云聖皇無失保寰中而可久率天下而守一蓋以一之妙也冠四大而強名式之用焉正萬靈而咸秩

莫不冥符妙有脗合虛無察察之機悉去淳淳之理誕敷於以見清淨而不擾於以見易簡而不踰遵黄帝之求珠我真未喪契莊生之齊物我化皆乎無臭無聲是則是儆包自然之禮樂畜無親之仁孝去奢去泰惟存至道之精自西自東咸被不言之教豈不以一者道之本式者治之筌苟能持於罔象自可制於普天亦若大衍攸虛為四營之本也太陽無二作七政之首焉豈比夫昧於希夷煩其用捨滋彰之法著矣冲寂之猷遠也

曷若我靜守權輿克寧華夏執此惟精之旨得自窈冥俾諸咸有之風播於上下大矣哉上德不德無為而為保谷神而不宰育芻狗以何私政復結繩罔有二三之令理敦執契自為億兆之規令我后超五帝之功邁三王之德化育而四時為柄恭默而萬邦承式故得兆人熙熙登春臺而躋壽域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

宋　范仲淹

穆穆虞舜巍巍帝堯伊二聖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饒協

和萬邦蓋安人而為理肆覲羣后但復禮以居朝當其

如天者堯繼堯者舜守位而時旣相接行仁而性亦相

近內睦九族善鄰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

聰明作聖濬哲如神一則命羲和而欽歷象一則舉稷

契而演絲綸孰謂各行其道但見同致於仁謗木設時

惻隱之情旁達薰絃奏處生成之恵皆臻民保淳和政

無譎詐實博施而可大亦無為而多暇茅茨何恥方不

富以為心璿璣有倫惟罕言而自化故得兆民就日萬

國慕饘誠同心而同德又何後而何先水沴九憂曷三月而違也朝綱歷試非一日而用焉然則帝者民之宗焉仁者教之大也帝居大於域內仁為表於天下諮詢四岳何異樂山之情統御八元允謂長人之美夫五帝之最百王之宗物無不遂賢無不從於以見昭德於文思於以見播美於温恭殊途同歸皆得其垂衣而治上行下效終聞乎比屋可封大哉光宅無私文明由己稽陶唐之道法有虞之理是則萬彙熙熙咸頌聲而作矣

體仁足以長人賦

宋 范仲淹

聖人受天命體乾文既克仁而是務遂長人而不羣法元善之功可處域中之大奉博施之德宜為天下之君原夫易象洞分乾元光啟謂元之德也莫大乎始生之道生之善也莫若至仁之體所以法而用也既不由幹事之貞體以長焉又不預亨嘉之禮君子乃時法斯道力行乎仁俾剛健之克著致惻隱以昭陳敦惠愛以為心首出庶物得慈和而示化利見大人莫不與合化權

潛符天造蓋本生成之體益見尊崇之道安仁為念我則俯視於黎氓克己存誠我則上居於大寶豈不以體其仁則物皆尊戴居其長則民咸悅隨君非仁則曷享於推戴人非長則寧致於淳熙詎三月之違焉道之行也致一國之興矣人皆仰之足可以首四德以居斯冠兆人而在彼不曰仁何以見為生之妙不曰長何以見居上之美故得萬民以濟咸承煦育之恩百姓不知盡荷發生之理不然何以握圖在上御宇居尊俾乾道之

罔息酌仁恩而不煩念茲為器之人未足與議審彼樂山之士詎可與言方今道化惟微神功至寶用乾剛而不豪舉仁道而不與所以吾皇體斯道而御寰宇故是尊而是御

佚道使民賦

宋　林希

古者善政陶乎庶民上安行於佚道下無憚於勞身敎思有原得樂趨於農役人知足養胥仰戴於君仁始也并天下之田比居民之域乃辟疆里乃營稼穡寒則思

為之衣飢則願為之食法既歸厚利兹各得蓋上執其道務優佚以便民衆樂其生卒歡娛而竭力春使之作熙然悦從冬使之息慶其有終趨時也如鳥獸之至收成也如寇盜之空利而不庸自足王民之用厚而無困本兹帝力之功蠢惟有生不能自恤役之所以奉其已利之然後知其佚仰有以供其祭祀俯足以寧其家室穀播其始化同豳俗之深壤擊而歌野有堯民之質俾爾晝出於塾俾爾宵索其綯無力役以奪其節無賦斂

以為之驅督動作之敢息由醇醲之所陶驅於足用之原安而服業圖厥終身之養樂以忘勞大振強民者難使從利來者久益慕及充其口腹之欲由竭其手足之故汝業既畢汝居既固為之一日之蜡息心已忘優爾三時之農收功有素然則于于其處皞皞其趨俾常產之各得顧閒民之舉無治賚優游農者願耕耘於野俗相廡遜老而不負戴於塗噫藏其用者其政神厚其本者其民愿化而不示其迹勞而不知其困斯道也養生

送死無憾焉何有於怨

政不忍欺賦以愛養人為本為韻

唐　蔣防

政之至也物全其真德之至也信洽於人不矜不能彼則先之於戒令無偏無黨我則獨寄於真淳諒保政以自睦乃去邪而得仁不然曷以姦歸曲直從伸風俗優游而嚮化草木條暢而和春者哉觀夫穆穆時和温温德廣漸之以忠信紀之以刑賞奉聖日之貞明助南風之長養於以任人而任德豈惟舉直而錯枉戴星從事

我且亦務其劬勞鳴琴在堂我又不違其偃仰是知循
名法者非鴻淳之盛代施慘烈者異冬日之可愛茍和
順以積中故信誠而發內人知我所奚憂險易之爭政
致平康誰假韋弦之佩事無事為無為清淨而時惟昭
泰簡易而人不驅馳物無斁兮彝倫式序政有經兮百
度咸宜布和為風而偃草降德為澤而濡枝匪寬猛以
取濟匪恩威而自施一德旁流齊是非於衆庶三無合
則混情性於高卑豈不以酌元和叶誠悃遷善者斯焉

而取斯懷慝者損之而又損君子謂是政也為邦家之大本

君以民為體賦　宋　范仲淹

聖人居域中之大為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體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怠惰調百姓而如調百脈何患糾紛先哲格言明王佩服愛民則因其根本為體則厚其養育勝殘去殺見遠害而在斯勸農勉人戒不勤而是速善喻非遠嘉猷可稽謂民之愛也莫先

乎四體謂國之保也莫大乎羣黎使必以時豈有嗟於
盡瘁治當未亂寧有悔於噬臍莫不被以仁慈躋於富
庶敎禮讓而表其修飾立刑政而防其逸豫蒸乂有罪
諒責己之情深慶澤無私訏謨身之德著豈不以君也
者舒慘自我體也者屈伸在予心和則其體儼若君惠
則其民晏如永賀休戈攸若息肩之際乍聞擊壤樂如
鼓腹之初彼以芻狗可方草芥為比一則强名於老氏
一則見譏於孟子曷若我如屬辭而比事終去此而取

彼觀其可設猶指掌以何疑視之如傷豈髮膚而敢毀大哉一人養民四海咸賓求瘼而膏肓曷有采善而股肱必臻修兆人之紀綱何如修己觀萬民之風俗豈異觀身今我后化洽風行道光天啟每視民而如子復使臣而以禮故能以六合而為家齊萬物於一體

君者以百姓為天賦 宋 王禹偁

勿謂乎天之在上能覆於人勿謂乎人之在下不覆於君政或施焉乃咈違於民意民斯叛矣同譴見於天文

在乎觀百姓之勞逸豈止仰一氣之絪緼而已哉徒觀乎浩浩玄穹蚩蚩黔首覆盂之狀何在倚杵之形莫有茍知乎御之以道亦類乎戴之而走悠也久也固無杞國之憂養之育之究其媧皇之手取彼穹昊方茲兆民匪在蒼蒼之色勿輕蠢蠢之人雖令不從反時之棼是比撫我則后無親之義斯陳可仰兮匪獨高明可畏兮亦惟黎庶每慮其一夫不獲竊比於六龍以御騐惡紂以歸周似厭秦而授楚是知察彼哀樂同茲慘舒但人

心之悦矣任天道之何如教以文章似列星辰之際示之淳朴疑歸混沌之初想夫君既柔懷民同剛克如寅畏兮則可苟暴殄而安得與人歌頌乃大舜之升聞自我聰明信惟堯之是則大矣哉善化民者以天為則善知天者以民為先若天人之理洞達則帝王之道敷宣寧資禆竈之言斯為妄矣自取叓吾之説不亦明焉今我后子育兆民砥平九野上惟奉於穹昊下每矜於鰥寡自然以百姓為天萬方歸也

用天下心為心賦

宋　范仲淹

至明在上無遠弗賓得天下為心之要示聖王克己之仁政必順民蕩蕩洽大同之化禮皆從俗熙熙無不獲之人當其治國牧民代天作主敷至治於四海遂羣生於九土以為肆予一人之意則國必顛危伸爾萬邦之懷則人將鼓舞於是審民之好惡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為之去有災害必為之防苟誠意從乎億姓則風化行乎八荒如天聽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當彼懼煩

苟我則崇簡易之道彼患窮夫我則修富壽之方夫如是則愛將衆同樂與人共德澤浹於民庶仁聲播於雅頌通天下之志靡靡而風從盡萬物之情忻忻而日用豈不以虛己之謂道適道之謂權下有所欲吾何可專一應萬而誠至寡治衆而功宣堯舜則舍己從人同底於道桀紂則以人從欲自絶於天必也重乎安危明夫用捨弗凝滯於物我可并包於夷夏賾老氏之旨無欲者觀道妙於域中稽夫子之文虛受者感人和於天下

若然則其化也廣其智也深不以己欲為欲而以衆心為心達彼羣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隱配日月之照臨方今穆穆虛懷巍巍恭己視以四目而明乎中外聽以四聰而達乎遠邇噫何以致聖功之然哉從民心而已矣

位一天下之動賦

宋 黄庭堅

衆以一制位以時乘齊天下之所動非聖人而孰能撫臨大寶之崇體居其正宰制羣生之變終莫之陵惟茲

生齒之繁難以統臨之者既相感以情偽又弗同於趨舍必據要會以齊正雅是則制動居乎静治衆由乎寡故崇高莫大乘五位於域中雖參差不齊播一陶於天下盛德之柄至尊之權操利勢以獨斷収治功於大全其變俗也偃之如草其容民也蓋之若天一化遠近同心幅幀任重器以至隆莫或傾者定羣情之多異罔或紛然誠由或剛或柔有愚有智相奪以力相蒙以利使夫羣動之循聖必也大人之得位貴無倫而富無敵安

以位中統有宗而會有元歸乎不二懿夫衆星紛錯也拱於辰而不亂羣陰變動也歸於陽而自畢况兹蠢動之紛若固賴聖神以一之是以居可致之位得大君之宜控飛龍以御天物皆利見明大觀之在上民必風移用能大一統於縣區齊萬殊於至術變則復貫繁而不失粲然道中和之域浩然趨仁義之實非得勢以來服雖嚴威而不率我所以宅萬乘尊安之地守之以仁合四方遠近之情定之於一或謂元元中字蠢蠢方維約

之以刑或不至驅之以善或不為孰曰居位乃能宅斯殊不知歷在舜躬用作同民之術鼎遷周室誰為御衆之資非悅乎貴勢之獨尊所大乎凡民之一總使亂者樂以歸治邪者化而自董故聖人履盛位而立萬國之中以齊其動

惟則定國賦 有序

宋 陳普

則者大小事物之理各有常度定法一毫不可過不及皆天命之當然人心之同得古今天下之公道百王賢

聖之共守而不敢有所損益是即中庸之時中堯舜之所謂執中與大學之至善是也仲虺之誥制心制事之禮義箕子告武王之洪範皇極皆此物也君天下者惟於事事物物各守其不可踰越之定則則一正而國定矣自飲食起居車服宮闈品數限節以至於朝廷軍國天下政刑不以大小各有一定之本分常理所謂則也國者一天下宗廟社稷定者不獨朝廷正天下宗廟社稷亦永固而不揺矣葢事事皆守其則則無一事之不

善而人心天命皆歸之矣惟者獨也言其他皆不可以定國惟此爲能定國也秦公孫枝之言亦古學相傳之未泯者也

國有與立事無妄爲惟其則之正也主於中而定之但循有典之常不由他道則是安邦定國之深計盖壯鴻基蓋嘗聞之道外無保邦制治之謀上聖有止善執中之力一循天命之至正永固皇圖之翼翼謂之則者皆常度之與常經惟此理焉有定力故能定國事惟可法

德常罔愆動得義方之正靜皆體道之全侵伐類禡隨
其地以順帝上下進退不以人而用天日用事物無所
貳也天下國家定於一焉曒日之中止水之平不參以
欲磐石之安泰山之固於萬斯年蓋以威儀無忒所以
矩範臣民紀綱不亂所以維持社稷億載正統萬民壽
域能靜而安無作亂以僨事亦孔之固同受天而徧德
一事各有一中定國莫踰定則禮制有常心君有主循
物無違帝命不改人心不搖配天罔極大抵天命人心

觀為政之善惡物則事理在用功於執持爵五土三本常大而末常小井九家八俗自恬而風自熙但守至正大中之矩即為久安長治之規君無過舉神喜人悦政有常行民安物宜純守一敬則自定敝以一言而曰惟放之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質諸鬼神天地不悖無疑何者古人制禮作樂等殺貴賤尊卑立極建中斟酌淺深多寡萬事萬物必盡美而盡善一舉一動亦有操而無舍豈不曰天理流行守之則永受眷命我民視聽順之

則相安國野惟者惟其無過差焉定則定之以中正也
異端苟道一皆召亂致亡誠意正心始可居尊治早噫
道理之原必性與命治平之具惟詩及書制度漢家自
有武帝之私也法令以吏為師始皇之妄與鞅阡陌斯
郡縣是豈天人之望蒼草裎通禮樂亦皆智力之餘非
帝典周官敬以守此恐堯雍舜治寡哉邈如匪常經決
未定也必一變乃能至欺虞皇夏收安有曼胡之服周
冕殷輅豈容九轟之車吾嘗謂左氏多格言莫謂浮夸

古學猶在人實當考訂國之大十二往往獻文則之言不一洋洋視聽然則觀公孫枝惟則定國之語當知劉成子有則定命之言天者定則人自定矣

王者之道如龍首賦以龍之視聽有符君德為韻

唐 黄滔

王者以御彼萬國居於九重既體天而立制遂如首以猶龍視聽無偏四海自看其波湊聰明罔失兆民咸覩其雲從豈非祖述聖明披陳道德以王者為天下之大

域中之式非澄耳目不可以燭暗道幽非審細微不可以開基建極於是設喻斯異微文特殊以端拱之尊比義取產澤之靈合符則而象之既不雷同於形質區以別矣爰將首冠於寰區然後則嶽嶽高居顒顒克定翼左右而何慙角聳鏡遠近而宛同神瑩雖云黈纊洪纖之狀咸覩縱使垂旒巨細之音畢聽則知播雍熙之化為昭聖之君遽配騰驤於水物葢彰超邁於人羣濬恩波而固類興雨呈瑞氣而非同召雲俾其矯舉之形無

幽不鑒嬔彼孤標之貌有象皆分故得迥拔可觀感通自有散皇明而珠耀於領揚德澤而浪生於口寧同荀爽只擅美於弟兄更異華歆但垂名於朋友所謂表有截播無私乃藹然而同德非蠢爾以呈姿言乎漢祖之顏方能比也念彼伯陽之道未可方之今我后變見乘時飛翔叶理四方盡入於傾聽陸海無遺於俯視夫如是則龍之首兮未可論功而較美

人主之尊如堂賦 以堂陛隆峻人主尊矣為韻

宋 歐陽修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喻於如堂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爲貴者譬遠地以同彰稽往牒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啟謂立制於君上喻相承於堂陛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宁以居極統羣黎於宅中蓋取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廈之功位正當陽若盛九筵之制民欣戴后如

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偪下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慎𢋨高必貴乎不瀆上下於焉而克順邇臣內附類榱棟之相依列辟下陳由陛㢘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予一人下絶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彰肯構以相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兼統於邦國匪尊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眈眈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

卑而亂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羣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吉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以賢為寶賦以勗名霸道邦家之託為韻

唐　謝觀

楚國之君賢人為寶彼則貴於無脛此為尊於有道琢磨仁義而不緇不磷淬礪鋒鋩而既堅既好皎皎神爽

稜稜貌清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逾精非暗投以取
誚不韞匵以沽名庶謹在心命爵而蔑聞銅臭文章滿
腹擲地而自有金聲洞徹不欺光芒相燭砥名而可尚
礪節而自勗吐清詞之粲粲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温温
情田積玉言錯落而無玷性真明而不瑕袖懷荆璞握
有靈虵以鑒姦察邪之煥爛比照乘映廡之光華足可
充盈軍國輝耀邦家何必積滿堂以遮矜易連城而助
詐一非克儉之教一損不貪之化虞君受垂棘而滅楚

國得孫生而霸徒美其色映層闕光能耀夜殊不知寸
陰踰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籯之價所以愛茲被褐重彼
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况各藏器俟時見
機而作直若弦矢頹如鋒鍔誠席珍之可任洵柱石之
有託以之綏撫而上下康寧以之守禦而内外胥樂旣
三復之可驗奚衆口之能鑠則知金玉爲寶者德義之
衰賢人爲寳者邦家之基國無日而無事賢無代而無
之如此則何必楚也獨二三子之可師

瑾瑜匿瑕賦以物無終美捨短從長為韻

唐 歐陽詹

王之美者其曰瑾瑜雖特達之自有豈玭瑕之則無非食其端葑采其下苟當無而可用諒在人而罔捨況服飾所珍禮容攸假五德人尚居然總之百實物雄又其尤者只如臭吾委質曲逆從王一則措其所短一則舉其所長伊十仞之可貴詎一眚而為傷是故異比荊山奇同鄭市縱青蠅之下點有白虹以旁起琢中良工佩宜君子爾若惡其細而棄其大我則揚其表而掩其裏

刓乃珪或致磨壁當可指終酬九年之積不損連城之美勗矣乎韞獨明之見宰萬物之工覩其材而辨其器履其始而知其終建莫大之勲與悠悠既異收稀代之寶將瑣瑣寧同碧璞自究散材徒鬱苟無分寸之痕翳罔有尋尺之盤屈瑩之光華紱乖音律攻之有曠乎日力斵之不益於人物空知有玷與無疵豈不道疏而理拂至剛也必時時而外缺至清也下渾渾而罔容考瑾瑜之含匿亦厥義之云從不然者玄黄已疲奚復騁乎

千里輪囷則病焉得用於九重瑜之體全者則希瑾之無瑕者亦罕惟追師之鑒選納尺長而寸短

斲雕為樸賦以除去文飾歸彼淳樸為韻　宋　歐陽修

德以儉而為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斲載雕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永銷見背偽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遐舉懿淳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偽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為貴將抱樸而自思煥乎有文俾運斤

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騁匠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剖刻桷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簋之僭反木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淫是抑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罍去山雲表尾罇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同歸礲而錯諸盡滅雕蟲之巧質為貴者寧懋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焕然返淳和

而遵彼雕雖著則尚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工列乎雕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樸以遠淳曷若剞劂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減其德乃真懿之隆者非假飾以為資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藏珠於淵賦以君子非貴難得之物為韻　宋　歐陽修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
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産棄於無用娩還浦以
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婾俗
復芚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
者為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可寶
而奚為舍之則藏祕諸淵而有以誡由室民情者在杜
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樸
於焉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誡非照乘無庸

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沈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樸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沈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樸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内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絶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頷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寳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

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
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擿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
於至理寔大化於無為致爾漢皐之濱各全其本雖有
淮蠙之産無得而窺自然道者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
乎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咈

中堂遠千里賦以心由聲光此時勿阻為韻　唐　謝觀

峻宇沉沉朱門阻深豈為遥遠有蔽徽音跬步之中易
在一言之地踰時之達難於千里之心莫不佇立盤桓

瞻風躑躅或恃穹崇以僻傲或麗欺誣之阨束遂使阼階之上逌遞於天子之田蕭牆之間緜邈於黃河之曲且夫百里之遠一日致之中堂之近經旬履之而所以借淹留之喻等邂逅之期豈君子同風之地在小人革面之時瞻廓廡之不遥便成燕宋念庭除之匪邈差若毫釐是絶音塵有睽言語非入室之士過作脫巾之阻布武之中疲亦驥於崇朝及肩之牆困鴻鵠之一舉唾井之路寒參夏及門之子迴翔希日日以見德尚朝朝以

觀光每望恩波如桂水之流淼淼時瞻德宇若金城之路茫茫似蔽黄雲纔同明月高深起於顧盼山岳生於倏忽於是以南軒北宇之歊岑作河東河西之間越如此禮讓無成薫蕕不明東閣苔滿西園草平倒屣之餘風頓削握髮之清規不行自杜其匡諫之路詎聞乎哀樂之聲是使咫尺蕭條人遐室邇空施帳闌之横壮但見樓臺之邐迤則可以自勵於已寧求於彼君子勿嗟行路難古來如此

學問至芻蕘賦以學問而至芻蕘之善為韻

宋 陳襄

上聖以文明闡化撝讓臨朝每精窮於學問爰下至於芻蕘心專探討之勤率親草芥志切諮詢之道靡間薪樵斯蓋務小善以畢納庶大猷而孔昭者也嘉往哲之嶶言述先王之至治必有學以務其訓誘必有問以通夫擬議欲求善以無斁乃詢蕘而聿至且夫聖人有狂言之擇實務多聞而樵夫知王道之談豈宜遐棄莫不功專時集事切疑思罔間丘樊之賤率求訓教之辭是

必擇其善者俯而就之當請益請業之初蒿萊盡及暨咨事咨才之際草莽無遺誠以統御縣區興隆景運君雖尊有教則不可非學民雖小有善則誠宜下問故乃謦欬澤以旁求奉謀猷而不紊祇承誘誨當刈楚之良材廣務諮謀受析薪之丕訓則知學不好也無以臻乎善道問非博也無以納乎嘉謨故我每樂聞於典教遂俯及於薪芻將務四聰之達何慙一德之愚博習親師奚問采樵之士疇咨熙載必親往圃之徒夫如是則閭

習冞勤諮諏益顯雖芻言之勿用諒無音而必選不窮不倦率求林藪之譚曰都曰俞並及草萊之善向若非求博諭靡極周咨雖愚言之或善在上德而罔知又安能恢教本以昭若導化源之遠而是以高宗求巖野之賢命而納誨西伯舉屠釣之老立以為師此所謂詢事考言篤信好學伊尹善以咸取欲大謀之先覺故詩曰先民有言而詢於芻蕘播英規而孔邈

天下為一家賦

宋 呂大鈞

古之所謂天下為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所至以畫疆以八荒之際為藩衛以九州之限為垣牆列國則羣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民之賢而不可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傅愚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稚獲臧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上之常渾渾然一尊百長以斟酌其教令萬畢千幼以奉承其紀綱貿遷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不辨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禦

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功緦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愧亦我族之醜一人失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之義嘉善矜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之定省承稟巡守聘問則長者之教督撫存嗚呼周德既衰斯道斯屈析為十二并為六七勢不相統亂從而出忘祖考之訓則劫奪其屢盟之時輕骨肉之命則戰死於爭城之日曲防遏糴以幸其災縱諜用間以乘其失乖暌有甚於

閱牆鬬狠不離於同室迨至秦政以強自吞併所不愛以殘自啓斧斤親刃其九族塗炭自隳其一門興阡陌而廢井田則委貨財於盜賊之手置郡縣而罷封建則託婦子於羈旅之屯貧富不均幾臣僕其兄弟苟簡不肖皆土苴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復雖有王侯而不得輒預其政雖有守令而不得久安其禄譬之錦衣玉食縱無所用之子雕車良馬委不善馭之僕門庭雖存亦何足以統制閭門無法則何緣而雍睦豪強日橫而

畧無鞭扑之制單弱曰困而不識襁褓之鞠豈天理之固然實人謀之不足嘗聞之治亂有數廢興有主昔既有離則令必有合彼既可廢則我亦可舉惟盛德之難偶故曠時而未覩豈有待於吾君將一還於治古

首善自京師賦

宋　王安石

王化下究人文内崇緊京師首善之教自太學親民之功閭承師論道之基先縣轂下廣成俗化民之誼甫暨寰中古之聖人君有天下治遠以近制衆於寡不用文

何以修飾政教非設校何以崇明儒雅迺建左學率先
諸夏在郊立制繫一人之本焉養士與仁形四方之風
也本仁祖義取材斂賢講制量於中土邑聲明於普天
始於邦家用廣師儒之衆行乎鄉黨斯為庠序之先是
何拳拳諸生亹亹先覺所傳者道德仁義所隸者詩書
禮樂以言乎功則萬世用乂以言乎化則八紘匪邈其
流及於三代率以明倫此理達於諸侯誰其廢學故曰
校官者庶俗之原本京邑者羣方之表儀養原於上則

庶俗流被設表於內則犀方景隨惟時於變繫上之為
三王四代惟其師使人知化兆姓黎民輯於下自我興
基向若俗敗隄防朝隳統紀教化之宮衰落禮義之官
靡弛嚮風者無以勸於善肄業者不能官其始則撫封
之主毀鄉校者有之承學之民在城闕者多矣必也啟
胄子之秘宇據神邦之奥區憲先王而講道風下國以
恢儒邑翼翼以宅中契商人之詠士彬彬而蒙化參漢
室之謨噫孝武逸王也而有興置之謀公孫具臣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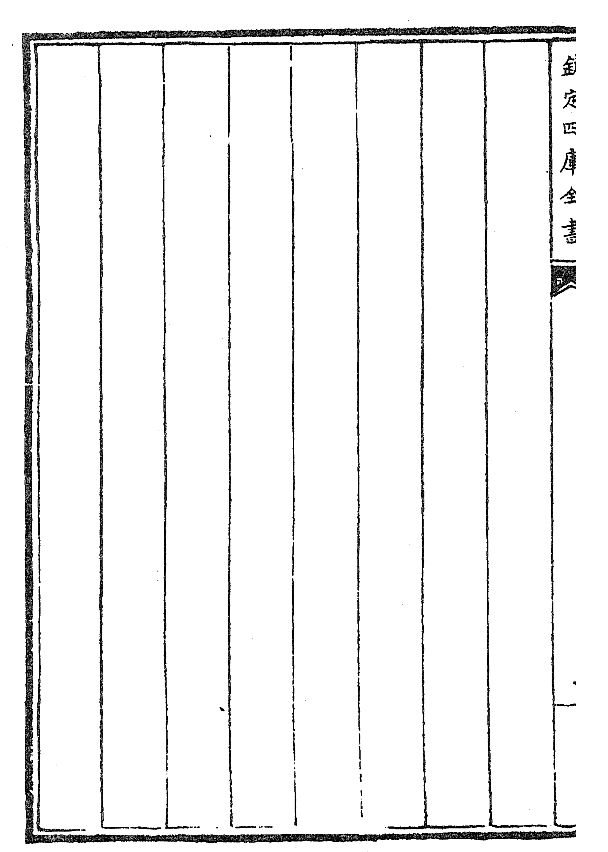
有將明之論矧睿明之主紹起俊乂之僚並建宜乎隆
儒館以視方來使元元之敦勸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一

謹案卷四十第七頁後一行且也原始要終刋本也訛乎今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狐貉貒貉按後漢書鮮卑傳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此貒字疑即豽字之訛

卷四十一第三十五頁後三行徒散樸以遠淳刋本遠訛還據文忠集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王　錡

謄録監生臣潘奕基